

明清艳情小说

濃情  
中  
迷



孤室本

明清艳情小说丛书

# 浓情快史

嘉禾餐花主人 编次  
郑志 点校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05号

《明清艳情小说》丛书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  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46.375印张 178插页 770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套

ISBN 7-5354-0866-4 / I · 721

定价：42.00元(共四辑)

11.80元(本辑)

## 内 容 简 介

武氏女媚娘聪慧美艳，知书识字，唯生性好淫。媚娘有堂侄名武三思，与媚娘年龄相仿。二人常在一起调笑，媚娘十三岁即与三思勾搭成奸。

其年元宵大放花灯，武媚娘观灯时为无赖子张玉、江采所见。二人见其貌美，遂设计将她骗至张家，引诱她与张六郎（名昌宗）私通。又谋划将武媚娘转卖至外地。途中二人轮流与媚娘奸宿。张六郎探知此事后，设法告知媚娘父母。后经武家托人各处寻访，终于将媚娘找回。武父遂将媚娘许配给张六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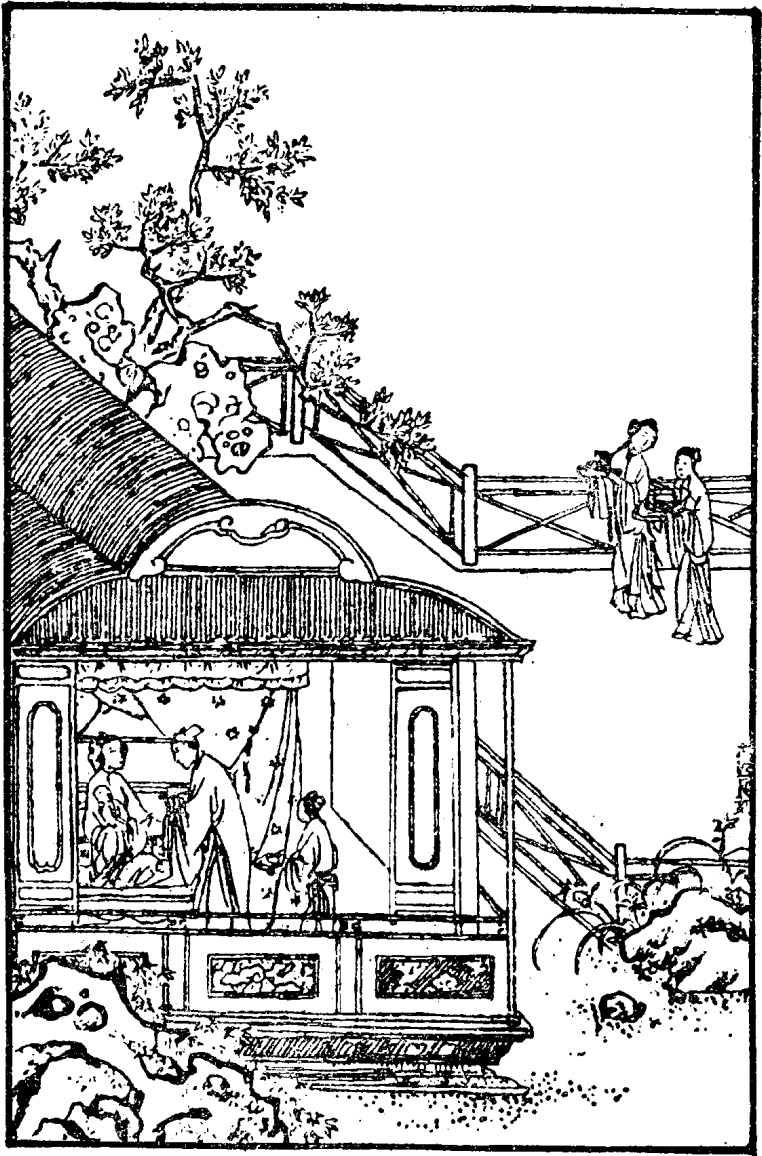
贞观十一年，唐太宗大选宫女。武媚娘中选入宫，以色美为唐太宗宠幸，被封为才人。太宗老病，太子入侍，即乘机与武才人私通，并许以登位后封为皇后。太宗病笃驾崩，武才人奉诏至感业寺出家为尼。因耐寂寞，又与怀义和尚通。

太子即位为高宗，迎武才人回宫，封为昭仪。高宗为武昭仪美艳所迷，不顾群臣反对，废皇后而立武昭仪为后，武后遂迎父母及武三思等入京，俱大加封赏。高宗因淫欲过度，精力衰竭不能视朝，遂由武后临朝摄政。后高宗驾崩，武后称帝，贬太子为庐陵王。武后秽乱宫廷，屡召武三思、张昌宗、张易之、怀义等入宫淫乱。又得牛太监之荐，与薛敖曹通。武后宠幸敖曹有加，封其为如意君。

后武后自觉年老，乃召回庐陵王，仍立为帝，是为唐中宗。中宗在张柬之等五大臣帮助下杀了张昌宗、张易之二人。武后驾崩。武三思又与中宗皇后韦氏通。太子察知，忿而杀武三思。韦后怀恨，又唆使中宗杀太子。韦后又弑中宗。相王之子李隆基得知韦后弑中宗，拥宿卫御林军入宫诛韦后及武氏余党。相王在群臣拥戴下遂登帝位，为唐睿宗。李隆基以诛韦氏有功被立为太子。自此武氏势败，政柄复归于李唐王朝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唐太宗大放花灯 武媚娘临风露秀 .....(3)
- 第二回 花里针计赚多娇 张六郎情输双美 .....(9)
- 第三回 昌宗幸入合欢宫 媚娘巧弄鸳鸯伴.....(15)
- 第四回 武行之清明祭扫 刺毛虫诡计揉花.....(19)
- 第五回 武媚娘酒饵迷情 暴花庄罗帏野战.....(25)
- 第六回 玉妹魂消忘秘密 龙阳斗健胜醜醜.....(31)
- 第七回 白公子契结三思 李宜儿藏春一笑.....(37)
- 第八回 周玉妹寄迹空门 武媚娘重归庭院.....(45)
- 第九回 三思兰室旧风流 玉妹禅林诉寂寞.....(51)
- 第十回 白公子尼庵私会 李宜儿月下佳期.....(57)
- 第十一回 狄仁杰为德拒色 武媚娘选侍入宫.....(63)
- 第十二回 李淳风魂游天府 武则天被斥为尼.....(69)
- 第十三回 高宗驾幸感业寺 王才削发混为僧.....(77)
- 第十四回 白公子为色亡身 狄仁杰除奸毁寺.....(83)
- 第十五回 宜儿误失黄金钏 三思重会九龙钩.....(91)
- 第十六回 唐高宗溺情废后 褚遂良直谏输忠.....(95)
- 第十七回 六郎醋打王和尚 孝逸大破李国公 .....(101)
- 第十八回 武则天上苑观花 庐陵王房州促驾 .....(107)
- 第十九回 牛晋卿力荐雄豪 薛敖曹初沾雨露 .....(113)
- 第二十回 狄梁公望云思亲 武三思计偷韦后 .....(119)
- 第二十一回 武三思全交赠妾 淳于氏错认情郎 .....(125)





# 第一回 唐太宗大放花灯 武媚娘临风露秀

诗曰：

怡怡常自笑人痴，尽日忙忙费所思。

月貌花颜容易减，假红倚翠莫交迟。

且将酒钥开眉锁，莫把心机织鬓丝。

有限流光休错过，等闲虚度少年时。

这八句诗，只为人生在世，光阴无多，好事难逢，莫教虚度。既跳不出酒色财气这重关，又躲不过生老病死这场苦，倒不如对着雪月风花得个假红倚翠。正是：欲图身外无穷乐，且尽生前有限时。却说隋炀帝大业元年营显仁宫，筑西苑，穷极华丽。宫树秋冬凋落，则剪采为花。月夜纵宫女进幸，作清夜曲，于马上奏之。至于欢娘奸妹，犹属荒淫。他又幸扬州，看翫琼花，想道陆地不便，令有司开汴河，驾龙舟。杨柳千寻，舳舻千里。死者相枕，百姓非伪，群盗四起，动了六十四处烟尘，改了一十八家年号。那一十八家？

太原李渊 辽东李密 江南萧洗 凉州李轨 楚州朱灿

隋州薛举 幽州刘隆真 明州窦建德 河州梁师都

饶州林士弘 湖州沈发兴 兖州徐圆朗 登州李子通

济州辅公祐 山后刘武周 建州刘黑闥 西域王世充

扬州宇文化及

这六十四处烟尘，被唐高祖尽数削平，乘着炀帝被宇文化



及所弑，遂自称大唐皇帝，于戊寅岁改为建德元年。史官叹惜隋亡有诗八句为证：

紫微宫殿锁烟霞，欲取芜城作帝家。

玉玺不缘归日角，锦帆应是到天涯。

如今腐草无萤火，自古垂杨有暮鸦。

镜破重圆陈后主，不宜再唱后庭花。

且说本传有一人，家住荆州，姓武名贇，字行之，娶妻王氏。夫妇二人，年过四十无子。王氏一日对丈夫道：“你我年过半百，缺乏后嗣。自古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莫若娶个偏房，好生一男半女，不知你心如何？”武行之微笑道：“贤哉！既承美意，敢不如命。”即去寻了个媒婆，娶得前村张木匠的女儿，倒也俊俏。成亲月余，张氏梦中觉着有人弄他，只道是行之。凝目一视，乃是玉面狐狸。张氏大惊，用手一推，倒把自己推醒。因此有所感，遂成了娠孕。十月满足，生了个女儿，颜色极美。夫妻十分欢喜。抚养三岁，长得眉清目秀。武行之向王氏道：“此女后来还要长得娇媚哩。”王氏道：“这等就叫媚娘如何？”因此一家都叫他媚娘。后来因张氏又小产，不会保养，成了弱症。未及半年，他呜呼死了。武行之听从妻子劝告，本欲再续一个偏房，以图生子，终因家道淡泊，遂教止了。他有一个从堂哥子名唤武城。他儿媳头胎怀了，倒生下两个侄孙，一个叫午郎、一个叫申郎。思量要过他一个做孙子，遂合王氏商议。王氏道：“我闻说，继子不继孙。丈夫还须三思而行。”行之道：“这是嫡亲骨肉，有何妨碍？”即时出去，到了哥家，见了武城并嫂嫂，道其来意。武城夫妇道：“使得。但是无父母的孩儿须当教训，后者成人，也不枉这段好心。”行之道：“这件事不须嘱咐。”须臾，唤申郎出来。这申郎才四岁，甲申年生的，故叫申郎。他一走出来，行之便看见生得眉清目秀，齿

白唇红，好不欢喜。即抱在手中，满口夸奖，对武城说道：“既蒙吾兄概允，我今日即抱去抚养何如？”武城道：“也罢。回去拜上弟妇，我夫妻过几日同去探望便是。”行之欢天喜地，谢了出门。那申郎却也古怪，一路上只是嬉笑，并无怕惧。及至到家，忙叫妻子出来，道其始末。王氏见申郎生的标致，忙接过去亲嘴道：“好个乖乖，日后定是成器的。”这申郎与媚娘同庚。两个虽系姑侄，终日耍笑，并无尊卑。到七岁上，申郎越标致了。恰好隔壁有个乡馆先生，叫他附学，不免要个学名。沉吟许久，忽想起当年去抱他时，妻子叫我三思而行，今就起名三思罢。这才上学，破蒙。这媚娘因后门相通，也过去读些女孝经，识些字儿。他却聪明，后来无书不晓，又能做诗。一日撞着个胡僧，见了大惊道：“贵哉女也！当主天下。”行之说：“那有女人做皇帝的！”转眼又不見胡僧了。因此更加珍爱。到十岁以外，长大成人，方不过去读书，只在家中学些女工。且说武家斜对门有一家，姓张名玉，绰号花里针，是个无赖小人，惯做不法之事，相交的都是些狐朋鼠友。有个至相契的，名叫江采，浑名刺毛虫，专要扎人火圈，拐人妇女。又在街上变戏法，卖春方，或相面，卖假药，赚些银钱，不是拐小伙，便搭识婆娘。就是张玉的妻子，名唤周玉妹，原是苏州扬花舡上一个唱曲的。其年在南京赶唱，这江采、张玉也在南京走空，偶然遇着，见生得标致，张玉便设计诈骗他到手。只因江采有春方，与玉妹干得好，反撇了丈夫，随他走了。大家都混着些帐儿，三人一床做事。后来到了荆州，张玉租房子，在武家对门，就把玉妹认做妻子。江采因无处安身，或居饭店，或来张玉家歇。名虽张玉妻房，其实大家混淫。其时乃贞观十年，太宗皇帝颁示天下，家家俱要于上元佳节张灯结彩，以作丰年之兆。恰有一班子弟少年，等不到晚，便轻吹细打，在街上游玩。那武媚娘听得，

未免要看，出来站在门首，好不标致。媚娘交新正，也是十三岁，因生得长成，四鬓早已梳起，真正国色无双。那张玉在家，听得门前热闹，也出门来看。回眼瞥见媚娘，便魂不在身。心内想道：“若得此女，卖他落水，极少也有几百银子。怎生设法骗他到手？”又想道：“一人不敌两人智，不免寻江采，大家商议。”遂走到街坊上寻觅，只见江采在与门前，正变戏法，看的人甚多。张玉在圈外叫道：“江采哥，快收行头，合你商议一件要紧事。”江采听说，连忙收拾，对众人道：“今日有事，明日再来看罢。”众人听说，一齐散了。江采道：“哥有什么事？”张玉道：“一来接你过元宵，次有一件兴头事，合你商议。且到家去。”到了家中，张玉道：“你且坐着，我去买些物件，好做元宵。竟自出门去了。江采见张玉出门，便走到楼上，见玉妹倚着楼窗望街，并不知江采来。那江采在玉妹耳边，咄的吓了一跳。玉妹惊了一跳，回头见是江采，骂道：“臭贼，唬我个半死。”江采道：“不用骂，赔不是你罢了。”遂搂过玉妹坐在床上亲嘴，就去扯他裤子。玉妹道：“等到晚上罢。”江采那里等得，便一把推倒，将裤儿扯脱，正兴高时，听得下面门响，知是引玉回来。二人连忙穿衣下楼。玉妹去整酒肴。张玉走到门首一望，恰好媚娘又立门旁。张玉连忙招手。江采走到跟前，说：“唤我怎么？”张玉道：“你见对门观音出现么？”江采一看，目定口呆，道：“好位女子，怎得合他睡一夜，死也甘心。”张玉道：“我欲共你商议，怎生骗他到手，去卖几百银子，与你平分何如？”江采点头道：“他可常到这边来么？”张玉道：“绝不见来。”江采道：“他家还有何人？”张玉道：“他的父母俱有四五六岁了，还有个承嗣的孙子，名唤武三思，有十四五岁，生得比他更标致。”江采道：“我有计了。”张玉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不知江采说出何计来，听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二回 花里针计赚多娇 张六郎情输双美

话说张玉问江采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江采道：“此女年已及笄，情窦开矣，看模样像个贪色的。”张玉道：“怎见得？”江采道：“你看他斜倚门间，若有所思，掠发支颐，频整衣衫，行立不定，侧目窥人，俱是麻衣相法上的淫相。”张玉道：“如此说果是烟花相了。”江采道：“此女后来极贵，但相带桃花。任是富贵豪宦女，也须月下会日期。我想此女必然爱色。你方才说武三思标致，引出我的计来了。我有小官如花枝一朵。此女若见了，自然魂丧。今日这事要在玉妹身上，方可成得。”张玉道：“怎么说？”江采道：“我那小官合你同姓，人都唤他张六郎。我明日叫他来，看了这女子，料必动心。你我却不可在家里。明后日还是灯节，料他晚上定在门首看灯。着玉妹过去，接他来耍子，只说你不在家。如不肯来再处，若肯过来，着六郎慢慢哄他。待六郎到手，便又有计了。”张玉同玉妹道：“果是好计。”须臾摆上酒肴，三人坐下同吃。说笑间，外面锣鼓喧天。张玉道：“我合江哥上街看灯罢。”言毕，二人同出去了。玉妹也收拾了，站在门首。只见武媚娘和爹娘都在门前观望。玉妹想道：“不免先过去熟识一番也好。”玉妹因走到武家门首道：“公口婆口，小娘子万福。”武家三口齐答礼道：“大娘子尊姓？”玉妹道：“忝在对门，拙夫姓张名玉，多蒙公婆早晚看管，无恩可报，今日拙夫不在，请公口婆口小娘子光降寒家，待一杯茶，望弗见拒。”武行之夫妇道：“多谢感情，容改日罢。”遂

留玉妹坐下，说些闲话。及至灯残人散，武氏夫妻对女儿道：“你侄儿观灯未回，你在此等一等，我两个老人家先去睡。”玉妹听说便道：“奴家告辞。”遂回家去。这媚娘只得在里边守等。那武三思因容颜标致，人多寻他干着此道。行之夫妇爱孙如明珠，就晓得行此勾当，也无计阻他。此夜若不是元宵，三思也在人家歇了。只为佳节，各人团圆。三思吃得一步一跌，回到门首站定，把门敲了三下。媚娘听见，连忙出来启门。三思是倚在门上的，媚娘不知，一开门，把三思闪倒在地。媚娘见他醉了，只得去扶。如何扶得起？媚娘把门关好，又去扶他。那三思是越扶越醉的，只因小时与媚娘同眠，到后来十岁外，方各自去睡。今两下各知人道，宁不动心？三思也明知是媚娘开门，故意加些醉态去调戏他。若有差池，只推醉了。这媚娘见扶他不起，只得躬身去抱他。三思随他去抱。慢慢起来，一步一跌，近过身去，道：“侄儿醉了，累了姑娘。”媚娘道：“你去睡觉。”三思坐在门首凳上道：“公婆在那里？”媚娘道：“上楼睡了。”三思听说，便大胆了，道：“姑娘陪我坐一坐。”媚娘道：“你醉了，快去睡罢。”三思道：“我走不动，烦姑娘扶一扶。”媚娘只得扶着他走。三思把手搭在媚娘肩上，走到天井，月明如昼。三思把媚娘睨了一眼，又将两只手捧住媚娘的脸，把嘴布过去。媚娘明知亲嘴，故意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把脸闪了。三思道：“和姑娘中堂坐下细说。”媚娘就坐了，道：“你说。”三思立在跟前，说：“侄儿口渴，要姑娘津唾解渴。”媚娘道：“里面有茶。”三思道：“茶不能解醉，得一口津唾，酒便醒了。”媚娘情兴已动，便道：“你来布去。”三思捧着脸儿，把舌头咂得紧紧的，下边那物直竖，便又去扯他裤子。媚娘便手按住道：“这又是什么意思？”三思道：“姑娘撒手，待我扯下再说。”此时媚娘兴发，遂把手放开。三思解了带儿，扯下来将手摸去。媚娘假意推道：“呆畜生

真醉了。”便与三思亲嘴。三思笑道：“姑娘要解渴了。”媚娘道：“此事甚觉有味，不知夜夜做得么？”三思道：“心肝，你如今知趣了，我合你里面床上去干。”二人同到床上，脱尽衣服，盖了被儿，相搂相抱，媚娘道：“爹娘明日问你：可曾回家么？如何是好？”三思道：“不妨，再待一会我出去，只说一夜没回来便了。”两个复又睡去。不多时，开眼只当天明，流水起来。到中堂，见是月光，三思道：“还可再睡。”媚娘道：“不可，倘睡熟了，怎生是好？”三思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三思看媚娘，越生俊俏，媚娘看三思，越发标致。两个复又搂抱亲嘴。媚娘道：“我亦兴足，天明了你出去罢。倘爹娘问你，我只说不曾回来便了。”于是三思穿上衣服，又合媚娘亲了几个嘴，才出门而去。且说江采合张玉定计，要找张六郎勾引媚娘。但六郎是标致小官，一些狐朋狗友，都欲与之相交。不是张家呼，就是李家唤，六郎一概辞了，却暗在白公子家。江采打听得知，因假设一计，到白家说：“他父亲偶得大病，叫他速上家去。”因此白公子放出张六郎。六郎同江采走到僻静去处，说：“你有何事找我？”江采笑道：“有件好事到你。昨日在张玉家吃酒，见对门一女子，有十三四岁，美貌无比，我意欲领你去，在张玉家设法勾引到手。我也抽个头儿，你意如何？”张六郎是个风流种子，听得此言，欣然许诺。遂当下跟江采到张玉门首，即指着对门说：“那女子就在里面。”因叫张玉门道：“张哥在家么？”玉妹知是江采，即开门道：“不在家中，且里面坐。”因一眼瞟着六郎，故意回避。江采道：“不必回避，这是我好兄弟。”因叫六郎作揖。玉妹还了万福，一同上楼，各人坐下。江采道：“张哥那去了？”玉妹道：“不知那去。”江采道：“你可陪着坐坐，我找他就来。”因扯玉妹屋里道：“此人极有风情，须用心招拂。”又扯六郎下楼说：“你先勾上此人，那女子就好得了。”说完，



江采出去。六郎复上楼作揖道：“大娘贵姓？尊庚多少？”玉妹道：“我姓周，虚度二十六岁。”六郎道：“我年方十七，大娘年齿长我一倍，我认你为干娘何如？”玉妹笑道：“恐我生你不出，不如同辈称呼罢。现有酒肴在此，我且陪你同饮三杯。”于是六郎正坐，玉妹相陪。三杯之后，烘动春心。六郎因挑玉妹道：“干娘，可知江采叫我来的意思么？”玉妹道：“无非是叫我勾引对门那个女子。”六郎道：“以我看来，铸钟不如现钟。”因乘着酒意，就搂过玉妹，亲了一个嘴，玉妹搂紧不放道：“心肝，你可常来。”六郎道：“若是那人上了手，我便是不出门的主顾了。只怕你丈夫知道。”玉妹道：“你我有心，不愁这些。”玉妹办了午饭。吃完了，玉妹出来，见媚娘立在门首，因悄悄向六郎道：“心肝立在门前，待我去引他来。”不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